

做喜剧的大本营

和风向标

本报记者 郑娜



观众在北京喜剧院看戏



陈佩斯执导的悬疑喜剧《老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积累了丰厚的喜剧遗产，如优孟衣冠的讽喻寓言、晏子使楚的机智巧辩以及从参军戏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后来的小说等。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打着“爆笑喜剧”标签的商业戏剧、娱乐戏剧大行其道，深受业内诟病。北京喜剧院成立之初，有人担忧、怀疑，有人期待：它能否独辟一格，扛起中国喜剧大旗？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有。可喜的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喜剧院就交出了一份可喜的答卷。

1年带来200多场中外喜剧

演出有滋有味的作品

年年都有新尝试，好戏在后头

7月16日一大早，位于东二环的北京喜剧院门外就排起了蜿蜒的长队。《仲夏夜之梦》片段展示、《西游记》探秘、“行动与笑声”喜剧工作坊……再到院庆大戏《老宅》，在迎来1周年院庆之际，北京喜剧院被装扮得像一个欢乐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前来观摩的人们。

成立1年来，北京喜剧院以包容的胸怀，把不同类型、流派和风格样式的喜剧都纳入视野——既有极具中国特色的《戏台》《老宅》等原创精品，也有《无病呻吟》等展现外国喜剧艺术风采的经典作品；不仅有《河东狮吼》等淬炼于传统文化的优秀之作，也有《五斗米靠腰》等反映都市风貌的时代新戏；既上演喜剧院倾力打造的话剧剧目，也盛邀开心麻花等国内优秀剧团亮相舞台。

据北京喜剧院运营年报显示，截至2016年7月15日，北京喜剧院共带来35台212场商业演出，观众达17.6万人次。其间，共策划了开幕演出季、2015北京喜剧艺术节、2016春节贺岁档、精品喜剧展演、第九届北京儿童戏剧季等板块活动，仅开幕演出季这一板块就呈现了9台78场演出。与之相配套，“周末艺术活动”“周二喜剧课堂”“戏剧普及与鉴赏”及传统文化讲座等艺术普及教育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

这些数据，不仅证明北京喜剧院找到自己的运营之道，也反映了观众的变化。对此，北京喜剧院艺术总监陈佩斯特别有感触：“像《老宅》这个戏，5年前演出时观众的反映跟现在不一样，为什么呢？社会变化了。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有没有明星无所谓，作品立住了才是最重要的。”

1年前，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冯骥才表达了对北京喜剧院的期待：“一直以来，我们期待感受喜剧最纯粹的魅力，期待那种有意味有韵味的笑，期待被商业文化挤到边缘的喜剧艺术重回当代文化生活中来，北京喜剧院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宋宝珍高度评价：“北京喜剧院从成立、运营到如今已经整整1年。从选取剧目演出状况来看，它的审美趣味是机智的、幽默的、诙谐的、风趣的、讽喻的，是有喜剧美学追求的，不是装疯卖傻的搞笑，我觉得他们是在表现喜剧的品格和品位。”在她看来，北京喜剧院立足于喜剧的技巧和艺术的基石，而不是媚俗的搔痒搞笑，已成为北京喜剧的大本营和风向标，极大地拓展了喜剧的社会影响力。

对北京喜剧院交出的答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陶子认为，北京喜剧院“不固守城市一隅的固定之场”，一开始就“化剧场为戏剧作品的平台”，极大地推动了喜剧的发展。

与北京喜剧院合作过《驴得水》的至乐汇制作总监吉吉尔对此深有感触，想起合作的经历仍感到很“暖心”。她告诉记者：“喜剧本身包罗万象，有不同的种类，北京喜剧院提供的平台让喜剧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展示，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让喜剧能做透、做妙。”

事实确实如此。北京喜剧院，这个被业内称之为“迟开的玫瑰”的剧院，正逐渐成为北京的一座文化地标，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不单是来到这里演出的中外合作者，更是那些慕名而来的普通观众。

凤阳花鼓
(一)

安徽 凤阳 民间 歌

1=C 2/4

(3 3 3 3 2 - | 3 3 3 3 2 - | 3 3 3 3 2 - | 2 3 3 3 2 -) |

6 6 5 3 - | 6 6 5 3 - | 3. 5 0 1 |

迎 风 阳， 迎 风 阳， 凤 阳 本 是

好 地 方； 自 从 出 了 朱 皇 帝，

6 6 5 3 2 - | 1. 2 3 5 3 | 3 2 1 2 - |

十 年 倒 有 九 年 荒。

名家说民歌

凤阳花鼓

乔建中

凤阳花鼓
(二)

安徽 凤阳 民间 歌

1=C 2/4

5 5 3 5 - | 3 5 0 1 - | 5 5 1 6 5 3 |

左 手 敲， 右 手 敲， 手 拿 着 彩 鼓

2 5 3 2 1 - | 1 1 0 5 5 3 | 2 1 2 3 5 - |

来 唱 歌， 别 的 歌 儿 我 亦 不 会 唱。

5 5 1 6 5 3 | 2 5 3 2 1 - | 6 5 3 2 1 2 3 5 |

唱 会 唱 个 凤 阳 歌， 凤 阳 歌。

这是一首皖北民歌，又称《凤阳歌》。其产生的背景有多种说法：一，说它来自民间歌舞，是安徽民间歌舞“打花鼓”中的歌曲；安徽花鼓又称为“双条鼓”“花边鼓”“花鼓小锣”，历史上，由于淮河流域经常闹水灾，一有灾情，老百姓便四处逃荒，沿路乞讨，其乞讨的手段之一就是身背花鼓，手执小锣，边敲边舞边唱，所唱的曲子大都是当地的秧歌、小调，因这种歌舞形式最早流行于凤阳，故又称凤阳花鼓。

二，说它来自明代戏曲，依据是清乾隆年间的戏曲集《缀白裘》第六集梆子腔《花鼓》中出现了这首歌（词与本首民歌基本相同，省略），并被称为《凤阳歌》；因为这段词出自明万历年间周朝俊所编传奇《红梅记》，故有人说《凤阳歌》产生于明代。但从安徽与明都南京相距很近，而且歌词中有直接讥讽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内容以及明代文字狱十分残酷这几点来看，似乎不太可能。所以，说它流行于明末清初较为妥切。至于歌舞与戏曲孰前孰后，恐怕也还应该说是歌舞在前为妥。

其曲调共四个乐句，首句中的两个句逗都以“Mi(3)”作尾音，而后面的三个乐句都结束于“Re(2)”音，形成乐句结束音“一边倒”的趋势，这在以“起承转合”为典型结构原则的汉族民歌中是较为少见的。四句共同构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不仅“掩盖”了同音结束的“不足”，反而使之成为民歌文献中手法大胆的一个范例。另外，每唱完“正词”段落，再一连补唱四个“咚咚咚咚咚”，并仍然结束于“Re(2)”音，既突出了花鼓的特征，又使结束音更加稳定。歌曲反复时第一、二乐句作的一些变化，是作曲家任光1935年在影片《大路》中引用原民歌时所作的改动，这一改动使原曲增加了新的光彩，也为后人所接受。

“凤阳花鼓”还有另一代表曲目也十分经典。该曲目的曲调在四个完整乐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补充句，接着又一个相当于“正词”乐段一半的衬词段落。与前一首不同的是，它的一、三乐句结于“Sol(5)”音，二、四乐句结于“Do(1)”音，相互间形成五度关系。而补充句及整个“衬段”则全部结束于“Do(1)”音，具有稳定感。“衬段”另一特征是一小节为一个律动单位的短小“句幅”结构，这种结构增加了后半段的急促感和跳跃性，与前半段平缓的歌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扫二维码听歌

云端传媒发布影视项目

日前，云端传媒在北京召开战略发布会，公布了包括《帝皇》《盘龙》《穿越人海拥抱你》《犯罪现场》《记忆之国》等20余个影视项目，其中包括3部IP剧（以在有一定粉丝数量基础上的国产原创网络小说、游戏、动漫为题材，创作改编而成的影视剧）、15部网络大电影、1部院线电影以及系列网剧。

其中，《犯罪现场》和《记忆之国》是云端传媒和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合作的原创剧。《犯罪现场》以公安部提供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大案要案实际调查卷宗为基础，在公安专家的实时参与下，由多名专业编剧组成编写团队，力争呈现出最真实的“犯罪现场”。《记忆之国》取材于我国公安民警首次到意大利跨国联合执法的真实案例，力争以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有血有肉的公安民警形象，成为年轻人喜欢的主旋律偶像剧。（文 纳）

上昆圆了“临川四梦”

——访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

本报记者 郑娜

上周，京城最热的演出莫过于上海昆剧团带来的“临川四梦”。继南下广州引起轰动后，“临川四梦”在北京再度上演一票难求的场面，以至于演出前团长谷好好不得不发微信朋友圈求票。为何上昆的“临川四梦”这么受欢迎？作为目前全国唯一能将“临川四梦”一气呵成搬上舞台的艺术团体，上昆有何独到之处？“临川四梦”全部恢复，对昆曲发展意味着什么？演出期间，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谷好好。

问：今年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但听说上昆一年前就策划“临川四梦”，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谷好好：上昆的“临川四梦”其实是第三次亮相。第一次是2008年，正值上海昆剧团团庆30周年，首次推出了“临川四梦”系列演出。第二次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来临之际，也是汤显祖460周年诞辰，“临川四梦”再次集结上演。今年上昆第三次创排“临川四梦”，主要是为了纪念汤显祖逝世



蔡正仁(左)、张静娴手把手教授昆五班学员。蒋迪雯 摄

400周年，其次也是想展现我们的历史积淀和人才梯队。

问：这次的“临川四梦”有什么不同？

谷好好：这次的《牡丹亭》是重新打磨，《邯郸记》是再次传承，《紫钗记》是复排修改，《南柯梦记》是原创打造。2008年上昆曾上演过印象版《南柯记》，这次是首次以完整的大戏形式呈现此剧。所以，这次“临川四梦”是最完整的一次集合。

还有，这次“四梦”的演出顺序是从观众的角度来定的。《邯郸记》和《南柯梦记》剧情荒诞不经，

可看性强，节奏推进相对较快，而《紫钗记》和《牡丹亭》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戏，故事相对慢，情感更细腻。为了照顾到连看4场、完整欣赏“四梦”的观众，我们穿插上演，一快一慢，有张有弛。

问：“临川四梦”中，《牡丹亭》几乎各昆曲院团都有自己的版本，其他三梦仅有少数折子戏传承下来，为什么只有上昆能把“四梦”整理恢复后一起搬上舞台？

谷好好：第一，得益于人才梯队。上昆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在昆曲“学馆制”的哺育之下，又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迅速成长了起来。在典藏版《牡丹亭》里，观众可以看到60岁、40岁、20岁的杜丽娘和柳梦梅。连续四晚的大戏，上昆的“五班三代”齐亮相，正因为有这个梯队，“临川四梦”的集中呈现才成为可能。第二，得益于齐备的行当。上昆历来讲究文武双全、行当齐备，这让我们可以胜任各种剧目。虽然现在市场上最火昆曲大多以文戏为主，但我们团从来不落老武戏演员，反而更加保护和重点培养他们，给武生、武旦、武花脸创造机会。

问：听说上昆2016年演出计划已排满，继续追加的“临川四梦”演出邀请只能排到2017年。这么火爆你们想到没有？

谷好好：今年“临川四梦”的世界巡演共计44场，创造了上昆历年同一项目商业演出的最高纪录。6月份我们在广州大剧院四场演出平均上座率超过90%，总票房收入近100万元。“临川四梦”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占尽了天

时、地利、人和。今年恰逢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临川四梦”的适时上演交上了最切合时机的答卷。其次，经过多年来《牡丹亭》的孕育，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观众，他们对于昆曲有所了解。但《牡丹亭》只是四梦之一，“临川四梦”的全貌少有人能说得清。上昆此时推出“四梦”正好满足了这一部分观众的饥渴心里。

问：看到剧院里那么多年轻观众，有什么样的感受？

谷好好：广州演出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从广西赶来的观众，为了看演出，她特意去苏州做旗袍，每天都穿来看戏。因为很受欢迎，我们组织主演为观众签名，演员刚一进大堂，就有很多年轻人尖叫着冲过来签名合影，场面非常热烈。

在北京的演出也几近满座。每场我都注意观察，以年轻人为主。这么多年来，我们扎扎实实地普及推广昆曲，培养了一批有文化内涵、有消费能力、对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年轻观众。他们的活力与热情，对“临川四梦”的火爆起到了基础性作用。8年前《紫钗记》演出时，我担心的是1000个座位给谁看，8年后，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我却觉得1000个座位太少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问：“临川四梦”的全面恢复对昆曲今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谷好好：上海昆剧团演出的许多经典折子戏，大多数是过去那一代老艺术家“捏”出来的，他们又手把手传承给了年轻一代。我们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让这种精神延续下去，既尊重传统、传承传统、保护传统，又能激活传统，贴近当下生活，努力往“高峰”走。

“临川四梦”的整理恢复，是一个戏曲工程。它让我们认识到昆曲必须扎根于经典。昆曲的首要任务还是传承和保护，然后才是创新。未来还有很多优秀的传奇剧目等待整理排演，我们很愿意去做这件事。